



散文

◇绿草红花人

鱼

我记得应该是恩培多可勒,这位古希腊哲学家曾尖锐地指出人来自于鱼。这与泰勒斯“万物皆水”的哲学不谋而合,如果空气、阳光、风雷、水电都有一个水的内核,则我们前世一定是鱼,在宇宙最原处的世界里摇着尾巴游来游去。

不过,希腊人的智慧马上被抛到脑后了,人类向罗马时代进军,古典的智慧渐渐成了一种华而不实的智慧。西方世界被水淹没。先是威武而讲求实际的罗马军团,入驻欧洲大陆;再是被西汉王朝退去的匈奴人间接推动耳曼人毁灭了罗马帝国;最后连同东罗马也一起衰亡了,被土耳其人屠杀。滔天洪水奔涌而来,淹没了一切,淹没了希腊时代的自由、民主、秩序的心灵世界。唯一聊系着古代精神血脉的成了宗教,而正是它叫人们披上了黑色的长袍。如果说那时人们还觉得宇宙的本源是蓝色的,水和阳光交融在一起,幸福而灿烂的话,这时谁都不会再记得那些了。宇宙是上帝的。鱼则是异教徒。

人都是有羡慕他族的想法的,只是很多时候,我们并不觉得自己是鱼。《秋水》篇中,惠施同庄周出游于濠梁之上,庄子问:“俟鱼出游从容,是鱼之乐也?”惠施便反驳:“子非鱼,

安知鱼之乐?”鱼自由自在地游在水底,引发了这场著名的辩论。两人都执迷于逻辑之争,却未料到远方已有哲人在鱼中发现了自我的本源,更没有料到千年后有一条达尔文鱼塑造了“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米”的进化链条,并指出远古时代一些鱼离开海洋,生出了脚,步行走到陆地生活。达尔文这套理论在西方险些被石头砸死,却引起了强烈轰动;同恩培多可勒的怪想不谋而合,而且经过严复的译笔成就《天演论》,在庄周和惠施的后代间引起强烈反响。

人面对海洋时,面对的是静止的时空,以及永恒的神秘。大海占着地球面积的四分之三,据说含有十三亿五千多万立方千米的水。真不知道这些数字究竟如何测得,但大抵是说,海洋占据着这颗星球的绝大部分,这颗星球的绝大部分乃是无穷无尽的神秘。我真希望人间绝大多数秘密,可以在海底寻得!古代的城堡,史前文明的战壕,维京人的海盗船,秦代派出的徐福的出巡团,还有失踪的古文《尚书》……我们认知的世界是多么狭小,指向永恒的神秘却又无边无际。倘若可以变成鱼,也许真的会自由吧!夏天,我闷着汗一遍又一遍看《蓝》《白》《红》,寻觅人间缺失了

的自由、平等和博爱。法国人是有勇气的,他们至少曾为三色旗而战,然而大多数人在大多数日子里,都只沉默。沉默不语。如鱼一般沉默。基耶斯洛夫斯基发现了人生没有自由可言。我无数次想解读他的意旨,却又无力写下半个字的影评。现在我期望全世界的鱼都是自由的。如庄周曾羡慕它们无忧无虑的快乐一般,我着了迷地想象着鱼的欢乐。我想象着海底有一个轮回的洞穴,在那里可以自由穿梭于一切时空。我想象着满天繁星不过是洋底一个神秘的珠宝盒里映出的金光,那埋藏在地球深处的魔法宝镜,折射出宇宙和永恒的幻境,让我们这些地面上渺小的生物叹息天地的无穷。我想象着,想象着鱼,那些不拥有任何符号、任何文字的奇妙生物,它们自然地生,自然地死,没有苦涩的记忆和残酷的欲望。它们便是博尔赫斯《永生帝国》中的穴居人,创建了宇宙间最伟大、最辉煌文明的始祖,在拥有了所有一切辉煌之后,安然地放弃一切。放弃荣华。放弃文字。放弃所有的永恒。它们安于一条鱼的身躯。

以庄周的自由,羡慕一条鱼是说不过去的。他就是那北冥的鲲、

抟扶摇直上的鹏,他已非凡人,已非基耶斯洛夫斯基,更非我辈。若非惠施忽然插一句“子非鱼”的名相之辩,庄周心中放的该是那不知其几千里大的鲲,知天地有大美而不言。

但到底是符号的动物。写作便是化而为鱼的过程,在文字的流中前行,潜入意识的水底探寻事物的内核,心灵的内核。是鱼游动水中。自由自在。叫澎湃的水流冲走肉身,冲走每一根发丝,冲走寂寞,直到一切都消解在洋流深处,而精神不断前行。过去,未来如漩涡般翻滚,全都留在海洋的表面,成了礁石和漂浮的油脂——而跟随着一路向前的,鱼一般游动的,乃是真正的自我,是完整的精神,自由而无所束缚的心灵——它在记忆中找寻沉默而坚实的事物,从而运用那颗自由的心灵去触及它,感受它。这一切在水底进行得那么真切。比真实更加真切。写作便是召唤,是鱼在洋底寻觅过往的前行,是游动,自由自在,无拘无束。光芒聚于一束,耀在心间,堪比星空无数。

每想到此处,我都情不自禁地想要变成鱼。海洋的永恒和神秘,吸引着世俗的灵魂。那些不属于于世的、不妥协的人,只消看一眼海,也都沉静了。



◇耿占坤

死亡那一刻

护工预言的那个最后时刻并没有如期来临,于是她带着某种失望和极度的疲倦靠在陪护床上睡着了。

此时已是凌晨一点,只有门外传来的护士轻轻的走步声和对面病房那个女人的闷声呻吟,偶尔打破整个病区的寂静。特护病房实际上就是设在天堂或者地狱门口的一个驿站,那些注定要走的人在这里稍作休整,然后一去不返。

进入中年的儿子已经三天三夜没有合眼了,但是现在他依然定定地坐在病床前,目光在老爷子的面孔和监护器之间来回移动。从下午到晚上,老爷子表现出一种令人意外的良好精神,他不停地同儿子、护工和前来探望的老朋友说话,话语像即将流尽的泉水一样细微孱弱,儿子不得不把耳朵紧贴着那些声音,把断断续续、混浊而又川味浓厚的句子重复给大家。老爷子甚至把自己死后丧事如何从快从简也作了交代。有经验的医生和护工提醒说,这很可能就是回光返照。但是预计的八点至十二点之间什么都没有发生。也许这又是一场虚惊吧?

日光灯的白光照在老爷子灰暗而毫无血色的脸上。这张脸已经扭曲变形,浮肿也掩盖不了干枯;半睁半闭的眼睛没有光,只是散出一片混浊;虽然鼻孔里插着输氧管,依旧需要合不上的嘴巴进行粗重而急促的喘息;由于全身找不到可以输液的血管,护士只得在颈部切开一个刀口才能实施注射。从胸腹中散发出来的腐败气息同刺鼻的消毒药水味混杂在一起,整个病房就像一个令人窒息的瓶子。

望着这张脸,这具躯体,儿子几乎不能回忆起任何过去的美好时光,眼前的情景不仅仅让他看到生命的脆弱与无奈,更使他强烈地感到一个生命如何处于一种毫无尊严的屈辱状态。此时,这个两年多来被整个医院所称道的孝子,只是默默祈祷那个伟大的主宰者赶快到来,让这生命解脱痛苦与羞辱,获得死亡应有的垂怜。实际上这个屈辱的或者是残酷的状态不仅对于濒死者毫无意义,它也已经不再具有任何悲剧的色彩,而完全成了一种对生存本身的无情嘲讽和戏弄,它让“生存还是死亡”变成了一个荒诞的问题。

突然,老爷子发出一声沉重的呻吟,随之开始剧烈抽搐和挣扎,大口喘气,监护器上显示的脉搏迅速升到160、180、220。儿子唤来医生,护工也醒来了。医生展开抢救。儿子抓住老爷子的手,这双手一下子把他抓得很紧很紧,仿佛在徒劳而又不甘心地与谁争夺着一种虚幻的东西。谁都明白,医生的抢救只是一种象征性的过程。儿子忽然意识到,那个让大家等待得比病人还要痛苦的时刻就要到来了。十几分钟后,脉搏开始回落,降到140、120、100。

监护器上的数字在100上戛然而止,然后那条虚弱的曲线不再挣扎,变成一条平坦舒展的直线,就像一支歌长长的尾音,或者是长跑运动员冲过终点线后渐渐停下的脚步。在这一瞬间,儿子意识到老爷子终于走了,他随着那条直线长长地舒了一口气,也是在这同一瞬间,他感到某种不可挽回的失落带来的恐惧,他本能地擦紧老爷子的手,企图把他留住,把他拉回来。他发现,老爷子微弱的呼吸仍在延续,他目光痴呆却又充满希望地望着老爷子的脸,又看看监视屏,但是奇迹最终没有发生。又过了几分钟,随着最后一丝气息的终止,恋恋不舍的灵魂终于离开了这具相伴七十多年风雨的躯体,盘旋而去。

他给妻子打了电话,并且嘱咐不要惊醒女儿。然后他平静地望着老爷子不再痛苦的面孔,这时候,他想起了去世将近三十年的母亲和一些童年的事情,而这一切不过仅仅隔了一个夜晚。



诗叶

◇舒丹丹

柔软(外一首)

柔软的,绒毛般的春风
柔软的,缓缓燃烧的火苗
柔软的,隐藏身体的棉织物
柔软的,电话线里的声音

柔软的,陷落的心

但柔软的白粥里
也会有坚硬的砂石
柔软的床单下
也许有陈年的铜豌豆

突然之间,将你咯得生疼

瀑布

一条溪流,
受到神秘的召唤,

越过草地,越过山石,
曲曲折折,一路向前。

一路向前。它以为可以
一路向前——

突然一个声音说,
停下!

停下已不可能。
向前,也不可能。

它往四周看看。
前方就是悬崖!

前方就是悬崖。
悬崖不是绝境。

悬崖绝处逢生。
它空着两手,

纵身跃下——
它没有毁灭,

它重生为一条瀑布。
它雷霆万钧的疼痛,

化作一潭水,
聚在它的栖息地。

版画欣赏



戴尔·英格莱德 作

选自《世界版画名作集萃》



随笔

◇李积程

天池梦

我们带着大漠焦渴的梦幻而来,想吮吸你湿漉漉的灵气,任想象苍鹰般翱翔。

我们带着草原粗犷的气息而来,想进入你迷离的仙境,任思绪牧歌般徜徉。

我们带着都市的喧嚣和纷扰而来,只想守望一会儿你——梦中的森林,宁静的天池。

因为,我们都热爱大自然,热爱雨季,热爱缪斯,就像你,西天瑶池一样的天池。

我们注目如诗如画洋溢着青春朝气的绿色世界,是那样超凡脱俗,仙姿绰约,野花朵朵鲜丽多

姿,芳香四溢;一池碧水清澈明净,柔顺安详。进入这绿色的海洋,就像进入了那种忘我的禅定境界。我忘了荒原的漠风与思虑,你忘了都市的躁动与不安。我们深深沉溺于绿色的氛围和清澈的池水,世间的种种烦恼都已融化于这绿色的海洋、这圣洁的天池里了。

我们苦痛且也风流的年轻的心,像朝拜圣地般虔诚朝拜着缪斯,一起走向你——梦中的大森林,梦中的天池!

静穆的森林,明净的天池,在静静地审视着我们,用自然的目

光,用历史的目光。我们选择缪斯,就像天池选择这高高的圣地一样,我们最初最终的心灵永远是纯洁的。天池,你知道,在你的脚下,在你远方的峡谷里,有一泻千里、汹涌咆哮的黄河,她会冲刷掉人间的一切假恶丑。那么,天池,你高悬在山谷中,当然也会明镜般洞察着人间万象。

天池,多么圣洁,像蓝色的天空,像洁白的云朵,我们都相信,你永远不会污染,因为你永远是圣洁的,是流动着的精灵。让我们擎起双双热情的手,维护你的圣洁,还有,我们的缪斯。